



下过几场雪,山林就像睡着了。树顶拥戴着团团絮絮的白,无疑是给枝叶虫鸟催眠,让山村沉睡。满眼肿胀绵软的洁白,覆盖着大地的梦。只有散落的农家院蹙着银白的屋顶,拧着悠闲的炊烟。沟道里的山泉低语着,大雪封山,但封不住山泉的行程。

从壁缝里滴落的,从青苔杂草中眨着眼睛的,抑或在潮湿的泥土里洒出的渗流探头探脑,细流躲进石洞,捉迷藏一般钻出洞口。哗哗一笑,摇摆着稚嫩脚步,忽而潜入乱石堆里,忽而在枯草竹林旁寻找什么。

无数细流是山泉的童年,睁着好奇的眼睛,打量周围的一切,一路追逐蹦跳,嬉戏打闹。山泉的童年是任性恣意的,是在跌跌撞撞、几经曲折的爬行中成了少年的。少年又成群地往山外奔逐。

天上的云朵赶过来了,贴着山泉的耳朵说:“我们的母亲河被弄脏了,看不清面目了。”山泉点点头,谢别云朵,牵挂着给母亲河清洗脸庞,恢复她清亮的容颜,于是加快了脚步。

## 冬天的童话

秦川

“冬天的童话”缘于那场呼啸而至的西北风和那场大雪。

那天傍晚,西北风刮得紧,吹哨般叫着。紧接着,漫天飞雪从苍穹飞舞飘落,落在广袤的原野上,落在农家的房舍上,落在颤抖的树枝上,落在悬着的电线上……

第二天早上,闹钟响过,我睁开惺忪的双眼,感觉屋子比以往亮堂了许多。待穿上衣服,拉开窗帘,透过明亮的玻璃窗,但见窗外世界已是一片洁白无瑕。风也放慢了疾驰的步履,怕惊扰了这份安详。

漫步到郊外,满世界的洁白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太阳也失去了往日的炫目,琼花玉树,雪塑原野。雪纯洁了我的眼睛,空气也透出一派空灵。

不知什么时候,远处露出了几个小脑袋,带着稚气的笑声顿时打破了这宁静的早晨。于是,这雪白的底色上渗入了点点滴滴的红色、黄色、蓝色,像一只只五彩斑斓的蝴蝶,又像是一朵朵争奇斗艳的花朵。

孩子们尽情地叫着、喊着,堆雪人、打雪仗,不时有人摔了跟斗。这时,从远处快速滑来一对看似恋人的青年男女,女的一袭红色羽绒服,男的则身着蓝色运动装,从我身边一闪而过。少顷,又有一对老年夫妇相互搀扶着向我走来,望着身旁尽情嬉戏的孩子们,他们似乎忘却了年龄,仿佛回到了孩提时,笨拙地抓起一把雪,向对方掷去。而当面对我的相机时,则似乎有些窘态。望着他们,我十分善意地笑了。

不远处,刚才从我身边一闪而过的青年男女,不知什么时候已悄然来到近旁,各自堆起了一个红鼻子、黑眼睛、憨态可掬的雪人,相互注视着,然后会心地笑了。再后来,那位英俊的男孩用手指在雪地上写下了“冬天的童话”几个字。

好一个“冬天的童话”,这是多么美妙的文字!我默默地望着这几个字,陷入了沉思。瞬间,即有了以下的文字:如果说,春天是珠圆玉润的小诗;夏日是管弦嘈切的歌剧;秋天是优美动听的散文;冬天便是晶莹剔透的童话。

冬天的童话,从春天的花枝中诞生,从夏日的绿荫中萌生,从秋天的金黄中脱颀,从冬天的晶莹中凝结。

其实,冬天的童话,何尝不是四个季节的缩影?

民谚云:“腊七、腊八,冻掉下巴。”数九寒天,是一年之中最寒冷的时候了。究竟有多冷呢?陕北人说:“一九二九不出手,三九四九隔门叫狗。”那时可真冷。

时隔经年,回想起来仍然有一种刺骨的冰凉直透脊背。可娘说,冷得展不开手脚,那都是懒人,勤谨的庄户人都在忙年,哪里顾得上喊冷。娘正挽起袖子蒸馍,一锅一锅白生生的热馍摆在笼屉里,冒着喧腾腾的热气,一股蒸馍的麦香不由分说地扑面而来。我贪恋地抽了一口气,仿佛要把氤氲在空气中的麦香吸进五脏六腑。娘又开始蒸黄米馍馍了,我则蹲在灶圪崂里烧柴火。我手忙脚乱地将柴火填进炉灶,眼睛却盯着墙壁上《榆林日报》信天游副刊上的文章,不小心竟读出了声。黄米馍馍全部蒸进锅里了,娘便鼓励我朗读出来,她自己转身依然在忙活。

娘身穿一件素色棉袄,端庄地坐在一旁的小凳上,举着一个盛放红颜料的小酒杯,拿一根红筷子,用筷头蘸着红颜料,给晾在盖帘上的蒸馍顶端仔仔细细点上一个个小红点。她蘸一下点一个,点一个蘸一下,眼前一案子白馍,仿佛皓皓白雪中盛开的点点红梅。而案底下摆放着一个硕大的竹匾,上面码着一些已经择洗好的青菜和白菜,大白菜碧玉般的叶子散开了,仿佛铺了一地白玉,青菜碧绿的菜叶恰到好处地点缀着这些白玉。旁边小一点的竹筛里盛放着一些蒜头和大葱,靠墙边是土豆和青红萝卜。

此刻厨房里忙碌的景象,是我儿时在下乡过年的一个鲜明景象。

在我们村,为了送走旧年,也为了给来年讨一个吉祥,即使平常日子再懒散,再落魄的庄户人家,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,把年过得既隆重又喜庆,显示出一派日子光景殷实富裕的样子。临近腊月,吃完腊八枣、焖饭、炒豆子,家家户户就开始

## 冰泉的心愿

罗锦高

路经小水潭,潭水清悠悠地打着漩儿,追逐气泡自得其乐。周围凝结的冰雪,像玉臂环着山泉,恳求地说:“山泉兄弟,你留下来吧,跟我们相聚同乐,过着富足安逸的日子,你就不用再费奔波之苦了。”山泉微笑着婉拒了水潭的邀请,掉头冲下,跃得头晕目眩。有的山泉被崖壁上的冰凌拖住了脚,抱住了腰,冻昏了头,凝变成丝丝缕缕的冰帘。

执着的山泉,一路匆匆忙忙地流淌,来到一片沼泽地。河床想留住山泉,山泉不由得放慢了脚步,被河床通体如玉的美惊讶得花了眼睛,加剧了心跳,恣意在冰床上翻身打滚。多自在呀,

谁不为这洁白无瑕心动呢?随之尽情地享受冰哥哥、雪妹妹们的抚摸,接受琼浆玉液为自己接风洗尘,高挑银烛为自个儿道一声祝福。山泉受到这股高贵的礼遇,真想留下来。

没想到鸟儿看出了山泉的心思,用低沉的声音说:“母亲河的眼睛已被污染瞎了,正痛苦地哭泣呢!你还有闲心在这儿逗留?”山泉这才猛然惊醒,忆起母亲河当年清清爽爽的容颜,成群的水鸟、野鸭、仙鹤常在河畔欢歌起舞,而今变得蓬头垢面,孤独无助,怎不叫人揪心呢?母亲河被污染,就是自己蒙羞;母亲河的伤痛,就是自己的伤痛,虽隔千山万水,但血脉相连。山泉

## 蒸年馍

孙文胜

日头斜穿进门楣,女人系上围裙,坐上脚凳,一心一意地开始做花馍。案板角放着刀叉和剪梳,她捉捉这个、摸摸那个,灵动的手指划弄过,一会儿案板上就丰富了,有蒸馍、有包子,还有鸟、鱼、虫、兽形象的花花馍。最逗的是有鼻子、有耳朵像小和尚打坐的“眼儿馍”,黑豆做的眼珠子活灵活现,机灵调皮得简直要滴溜溜转。

馍上笼了。女人轻拍一下娃儿的后脑勺说:“使劲烧,把汽鼓圆了。”啪嗒啪嗒,娃儿一仰一俯,风箱一推一拉,锅上的汽就冲圆了。娃儿的光头冒汗了,男人来换锅,徒手在灶膛里摸出一个火蛋蛋,按进烟锅里。这时候,蒸馍的锅底就改文火了。

馍香味越来越浓。娃儿本想出门玩耍,香味硬是拖得他迈不开脚。他着急得想揭锅盖拿一个馍



大雁塔下千树白

刘潇 摄

忙年了。最忙的要数村里的石磨和碾轱辘,从一大早就开始吱吱扭扭转动个不停。在人口居住最为密集的村子中央,一进腊月,那两盘石磨和碾轱辘处几乎每天都人满为患,一刻也不得清闲,有卷米的、压糕面的、压豆钱的、做豆腐的。磨道里被风刮得铺了一层白花花的面,扫一扫就足够围绕在磨道周围的那群公鸡,打一顿牙祭。

若是遇到谁家恰好炒了小麻子去碾盘上压,那小磨香油的香味足能香大半个村子。到下半晌,准有庄户人挑了水担,排队去挑浸满麻油香味的麻汤回去做麻汤饭。儿时的美味,最香不过麻汤饭。这一顿还没吃完,就惦记着下一顿了。

勤谨的主妇们不怕冷,她们把袖子挽得高高

巧手的母亲们则开始大展身手做年夜饭,仿佛要将熬了一年的精气神和精湛厨艺全都施展出来。村里与我娘年纪一般大的女人们,大都格外心灵手巧。她们神情专注,全力以赴地酿黄酒、做油糕、烧红烧肉、做丸子酥肉、剥饺子馅、蒸黄米馍馍、蒸枣山,蒸好的枣山要摆放在灶马爷前,用甜得赛蜜的黄河滩枣“贿赂”灶马爷,让他老人家回宫言好事,上天降吉祥。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袅袅升上了天空,整个村庄立刻氤氲在一片草木灰和年茶饭的香气中,那是一种令人心灵宁静和踏实的甜蜜。

此时此刻,庄户人不会懈怠地闲着,家里的活计总要搭把手。他们有的是力气,有的是耐

## 腊月风情

任静

的,用力地洗、涮、剪、贴,炒花生、炒黄豆、炒南瓜子、爆米花,掸尘、泥墙、糊窗。全家老少也都动员起来了,老爷爷通常坐在灶圪崂里剥麻柴,老奶奶戴一副老花镜,手里举着一把小巧的剪刀,灵巧地剪着窗花,有双蛇盘兔、喜鹊踏梅、二龙戏珠、金猴闹春,也有各种奇花异草,和象征着人类图腾的奇形怪状的抓髻娃娃。眼瞅着一只飞鸟或者喜鹊,扑棱着翅膀几欲飞翔;还有一些石榴牡丹莲花盛开在老奶奶的指尖,抑或有一群小兔,欢实地跃下老奶奶的手指,奔走于檐下嬉戏。这些剪纸最终被贴到窗户上、墙壁上,还有的被贴到箱笼衣柜上、粮仓米囤上。

心,做豆腐、酿黄酒,劈柴、挑水,少不得有男人们出力流汗的地方。淘洗村子正中央那口老井,也是一年一度由男人们挑头完成的虔诚劳动。村人习惯爱物敬物,对于成为生活依靠的物什,利用之余,勿忘敬意。而淘洗掉老井底下的沉淀物,让井水变得更加旺盛涌流,更加清澈甘甜。这样的劳动,倾注了乡亲们对于生活的激情和热望。

庄户人家不停地埋头劳作着,直到把日子弄得香气缭绕、雾气腾腾、醉醺醺的。整个村庄上空都弥漫着过年的喜庆气氛。

赶上过年了,当然少不得一大堆的人情债、世故账,方方面面都要应酬好。“正月里过年,二月里

救母心切,越发有了心劲儿,便义无反顾地跳下山谷。

山泉感恩的心和执着的信念,打动了上苍。上苍派来了漫天雪花,助山泉一臂之力。来到一片果园,想暂停一下给果木解解饥渴,雪花姑娘赶过来:“山泉兄弟,你走吧,救母要紧,这儿的浇灌有我们打理呢!”山泉谢绝了善良的雪花,经过大片庄稼地,打算为麦苗献上一份滋润,密集的雨点拍着山泉的肩膀说:“山泉老弟,莫停留,救母当紧,请捎上我们的心愿,给母亲冲洗忧伤。”山泉得到冰雪雨水的鼓舞,聚集着力量,继续往前流淌。

山泉的仁慈和执着感动了春神,春神给风儿安上了翅膀,不断拍打打着冰湿的沉睡,轻轻敲打那悬崖上下的冰瀑、冰柱、冰塔、冰锥、冰剑。

当山泉来到骊山石瓮谷的时候,我路经登山道,忽然听到身后轰隆几声巨响,山崩地裂一般。原来是一处贴壁冰瀑轰然坍塌,原本平静的山沟水潭,一时间冰砸水涌,急浪翻滚,形成一股爱心接力的洪流,奔向山外……

再出去,刚伸出手,只见父亲举起了烟袋锅,吓得吐吐舌头,于是擦把口水,三心二意地蹲在了灶台旁。

年馍出笼了。娃儿却并不急着去抢面儿白、皮儿薄、芯儿喧的大馒头,他要等底层的肉包子。

出笼的包子一倒出,娃儿就失慌忙地拿过来咬一口,没承想那馅儿烧得他又蹦又跳。嘴里的温度还没降下,手里又烫得紧倒个儿。惹得娘嗔怪道,真像饿鬼托生的。吃饱了,娃儿挺着肚子出了门,小伙伴们打问吃了几个包子。娃儿的嗓子眼被馍堵着,伸出一个巴掌晃了晃——五个!

蒸好的馍怕粘皮,挨个晾摆在大晒簰上。这天村上像过喜事,乡邻们出了东家、进西家,既相互品味,又暗察技术、学手艺。

有一年,我们村的后生麦生去帮他姨蒸年馍,在姨家遇到秋莲姑娘。秋莲一双巧手,能绣花、会剪纸,做的鸟兽虫鱼花馍活灵活现。麦生一见钟情。过年后,姨做媒给麦生和秋莲牵了红线,来年结婚后,麦生夫妻俩就在县城开起了民俗大馍坊。

乡村的腊月就是这样,在年馍的香味里红火着,在年馍的蒸笼里热烈着。

## 腊日即景

董建成

连日飞雪腊八到,晨起忽闻粥香飘。五豆杂粮身生暖,感恩地利今时好。天色云暗君行早,数九寒天路人恼。且看尘世喜忧念,只道菩提顿悟了。

## 粲然歌

孙兴华

奇花遍开琼树,幽芬凝满疏林。金谷铜驼何足贵,梁园歌赋今又新。杨柳久吹绵,松竹正清真。云中琼环,千里万里粲然。眼前微微,小桥人迹乍远。溪梅无消息,帘卷画亭闲!

## 癸卯·大寒

春草

腊八香犹却大寒,冬隆冷冻已残年。柳孤荷萎冰池静,萧瑟雕檐笼雾烟。

旷野雪能飞玉燕,街衢清肃客稀单。铁梅悄弄伸墙外,邀等春风花斗艳。

## 雪花纷飞

周养俊

这一场雪悄悄飞来,山川,河流,村庄,田园,一片洁白晶莹。

蝴蝶似的飞,一朵朵银花,一片片生命,跳跃,翻腾,飞奔,律动。

浪漫潇洒,无拘无束,白得清纯可人,白得优雅洁净,像一首首婉约的诗,像一曲流动的歌,像一杯杯热腾腾的酒,像一束束火热的情,听风起,看雪花,眼前光彩夺目,拂去满腹愁绪,享受冬日宁静,一切烦恼忧愁,都在皑皑白雪中消融。

这一场雪呀,来得及时,来得从容,麦苗有了棉被,小溪多了歌声,乡下人怀揣了希望,城里人享有了浪漫。

这一场雪啊,众人欣慰,万物高兴。